



蔡永杰

知識產權“戰爭”的維權藝術

人物簡介 蔡永杰先生，江炳滔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畢業於香港大學並取得法律專業證書及法律學士學位，曾被亞洲法律傑出律師調查評選為亞洲知識產權傑出律師。現任國際商標協會會員、亞洲專利代理人協會會員、香港專利師協會會員、國際保護知識產權協會會員、國際許可貿易工作者協會會員。



01-02 蔡永杰先生出席公司舉行的活動時留影



相 比於硝煙肆虐的戰場，他身處一場場無形的戰爭之中，他在決戰之前便已在外圍戰場進行了有序的戰術性擊破，他呈現的是鬥智鬥勇的維權藝術，考驗的則是他的專業知識駕馭與融匯能力，

瀟灑從容的背後更是一字千金的擔當與歷練。

無形的維權戰爭

知識產權即為知識所屬權，是指各種依託於智力勞動所創造的成果，例如文學、發明、藝術作品等均可被認為是某一個人或組織所擁有的權利。不同於其他訴訟案件，它無形卻是如今愈來愈規範的商業競爭中不可忽視的領地。

知識產權源於17世紀半葉產生的近代專利制度，一百年後產生了“專利說明書”制度，又歷經了一百年，從法院在處理侵權糾紛時的需求開始，產生了“權利要求書”制度。到二十一世紀，從日常用品、高端製造至藝術作品，無處不存在知識產權，它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更成為商家必爭之地，甚至是商業野心的利益守護陣地，也是目前存在巨大潛力的法律維權領域。

蔡永杰先生畢業於香港大學，並獲得法律學士學位，之後在香港大學取得法律專業證書。迄今為止，二十多年的時間裏，他主要專注知識產權法律服務，執業超過十五年，擁有豐富的法律專業知識及實戰經驗，曾被亞洲法律傑出律師

調查評選為亞洲區知識產權傑出律師。

恰逢香港回歸二十周年之際，我們約訪到蔡永杰先生，在訪談中談及香港回歸對知識產權法律方面的影響，他直言從二十多年前便開始接觸知識產權相關事務，當時還主要集中在註冊方面的事務，而維權方面由於當時內地的認識較為滯後對於工作的開展並不理想。

如今隨着經濟的發展，尤其近十年的內地知識產權的發展、保護以及維權意識愈來愈規範，擁有很多渠道去維護，並擁有較多元化的開放視角，這對於他們而言，開展知識產權維權工作提供了極大助力，也造就了更加廣闊的維權市場需求。

當我們問及蔡永杰先生是如何選擇了這一具有發展潛力的專業領域時，他笑談到沒有所謂的眼光，只不過是緣分使然，但能堅持下去是因為進入之後擁有着個人的強烈願景。當時，他便看到知識產權雖屬於無形，它可能僅存在於一個商標的誕生與消逝之間，它與有形的資產如地產不同，是通過智力的創造從無到有的過程，只要有人的存在，有腦力創作，這個財產保衛戰爭將會一直持續不會停止。

外圍戰場

如若將一場庭上的知識產權維權審判視為一場“戰爭”，那麼作為知識產權的維權的最終勝利則是來自一場場



03



04



05

03 蔡永杰先生在進行「發明人專利專題講座」
04-05 蔡永杰先生在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開展專題講座

例如，在一場小品牌對抗大品牌外圍攻克戰中，從最終的大品牌的不屑與輕視中僅表態賠償五萬元的抄襲損失，但在蔡永杰先生的戰略性規劃下，一步步地為僱主爭取權利回報，從五萬到五十萬，最終到一百萬。比起數字變化的簡單粗暴，我們更看到了這背後精心策略的部署與專業態度的付出，因為一場戰爭拉鋸，於他而言不僅僅在於彼方，還需顧及到自方，更是來自心理、專業等多方面手段的靈活運用。

一字千金的瀟灑與擔當

看似簡單的戰術攻克，在蔡永杰先生的描述中，聽起來全如戲劇般的精彩，讓人流連其中很是過癮。他還說到，除了知識產權案件，他們還經常為僱主處理一些合約，在已經看似無懈可擊的明文條款中，找尋一點點突破口，可能就是一兩字的修改，便可為僱主爭取到完全不一樣的權利空間，而他們所得到的報酬也相當可觀。

對於與智力創造相關的知識產權內容，正因為它無形

的，你無法對它定義一個具體的價值標準，也正因此為知識產權律師們提供了無限的可能。

我們本以為律師都屬於那種高強度、高加班、高壓力狀態下的職業，但到蔡永杰先生這裏，卻大大地改觀了我們的以往認識。不同於其他律師亦或大型事務所律師，如今的他就像普通白領一樣的規律性上下班，擁有大把的私人時間可以與家人共處，能夠陪伴並親歷他們的成長。

在談及家人時，蔡永杰先生的語氣較為輕鬆愉悅，與事業上的瀟灑異曲同工，他對於孩子的教育也是持有完全開放的民主態度，他會支持基於引導，但不會干涉。對於孩子的發展，他也是一派樂觀輕鬆，完全沒有我們常識中的律師標籤。

一字千金的瀟灑與和睦友愛的家庭，是很多職業律師甚至是職業白領們的心之向往，而在蔡永杰先生這裏卻能輕易的同時兼具。但常言道「有多大能耐便能享多大福」，我們相信在這瀟灑笑語的背後，是不為人知的多年付出與精益求精之道的升級修煉，更離不開來自職業與家庭的擔當。



06

06 蔡永杰先生在兩地律師合作十周年慶祝暨法律業務交流會上發表演講